

## 夏收

收获的季节，并不只有秋季。成熟的麦子摇曳在田地里，等待被收割。农民们看在眼里，不知该有多么高兴。随着时代的改变，夏收已然成为一种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无法体会的文化。丰衣足食的我们似乎很难感受到，在看到饱满麦子时的激动和满足。而我们身边，需要有人提醒，这一直流淌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。



## 又是一年小满时

曹雪柏

小满是夏季第二个节气，其含义是指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，但还未成熟，只是小满，还未大满，故称小满。

“麦到小满日夜黄”。你看，那广袤的原野上，一块一块的麦田，齐刷刷的，泛着碧浪；一株一株的麦子亭亭玉立，挤挤挨挨，散发着诱人的清香。无论是梁顶塬上，还是沟里谷底，一片连一片的麦田，经过冬的积蓄，春的滋润，如今在准备灌浆的冲刺。一阵风吹来，泛起层层涟漪，仿佛让人置身于一片绿的大海，场景蔚为壮观。

小满时节，故乡陇州人有食苦菜的习俗。《周书》载：“小满之日苦菜秀。”小满前后，苦菜遍布家乡的沟沟坎坎，尤其是未锄的玉米地里居多。每年小满时，母亲会把一笼一笼的苦菜挖回家凉拌。她先把新鲜苦菜择好洗净，焯后在清水里浸泡一段时间，以去苦味；接着沥去水分，拌上蒜泥，佐以醋、精盐、香油等拌匀，即可食用。苦菜苦中带涩，涩中带甜，新鲜爽口，清凉嫩香，营养丰富，具有清热、凉血和解毒的功能。母亲有时还将苦菜用开水烫熟，挤出苦汁，做汤、做馅、热炒、煮面，各具风味，总让人垂涎欲滴，吃后唇齿留香。

小满过后来到田野，你会听到一声声清丽嘹亮的“算算算割”声，在那翻滚的麦海上空回响，响彻一个个心切情急的农人心头——那叫声的意思是“麦子快黄了，该准备收割了”。黄一块割一块，提醒人们不要错过时机。听着那一声声“算算算割”的啼叫，倍感亲切，令人遐思无限。

在小满这个丰收在望的节气，置身颗粒渐满、一望无垠的麦田，农人眸子里流露出的全是喜悦。在二十四节气中，家乡人好像唯独对小满有着难以言喻的感情。在那个饕餮不继的年代，有人给孩子起名，干脆就叫“小满”，多么富有诗意啊！另外，农家叫“碎满”“满满”“满仓”“满囤”之类名字的不胜枚举，都饱含着农人对粮食丰收的希冀和对孩子美好前程的祝福。

乡间那些与小满有关的农谚更是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。“小满小满，麦粒渐满”“小满未满，还有危险”“小满不起蒜，留在地里烂”“小满天天赶，芒种不容缓”……一句句农谚，朗朗上口，寓意深刻，既有对农事活动的指导，又折射出一幅幅农人丰富多彩、恬静淡然的乡村生活图景。

又是一年小满时，望着异乡芬芳四溢的田野，听着一声声“算算算割”的啼叫，总让人浮想联翩，我仿佛看到了故乡人戴着草帽，挥汗如雨，热火朝天收割麦子的场景！



## 消失的麦客

杨进峰

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老家在陕西杨凌。在我上小学时，农民们最忙的是夏收。那时，还是生产队大集体，在平常时间，农民们是可以偷懒的，唯独夏收割麦子时，他们几乎连饭都顾不上吃。早上天没亮就起床，喝点粥就带瓶水和干馍馍，便下地去收割麦子了，直到天黑了才收工回家。不要说那时大人们忙，就连中小学校也会在夏收时放十天农忙假，由本村老师带队，小学生们下田拣拾田里的麦穗。

有句俗语说得好：“陕西的麦子，黄一茬割一茬。”麦子一旦黄了，如果晚割一天，麦穗会开裂，麦粒就会脱落掉进田里。而且，陕西的麦子收割后，还要立即播种玉米，麦粒如果掉进田里，玉米田里就会长满麦青，会和玉米争夺田里的营养。农民们深知这个道理，所以，在初夏收割麦子时，谁也不会偷懒。于是，人们把夏收形象地比喻为“虎口夺食”。

到了我上小学三年级时，农田承包到户，此时，夏收有了进村的麦客。陕西的麦子大都在每年六月份收割，而甘肃的麦子，却在七月份收割，所以，来村里帮助收割麦子的麦客，大都是从甘肃来的。

麦子成熟后必须及时收割，否则，麦穗在太阳的暴晒下麦粒就会脱落，所以，一些家庭劳力不济的，在夏收时是必须请几个麦客帮忙收割的。

包产到户第一年，家家麦子大丰收，人人脸上喜笑颜开。第二年快到麦子收割时，家家就开始盘算着请麦客帮忙。因为包产到户的第一年麦子大丰收了，家家有



余粮，大家都富了，不怕花几个钱。然而，第二年来村里的麦客数量明显减少，而麦客收割一亩麦子的要价也比第一年高出了许多。于是，只有一些劳力不济的人家才会请麦客帮忙。

就这样，麦客一年比一年少，而麦客收割麦子要的价格却一年比一年高。到我上初三时，那年到了收割麦子的季节，天却下起大雨，连续七八天的雨水，麦子黄不了，农民自然不着急收割麦子。麦客挣不上钱，每天到了饭时，就挨家挨户讨饭。

村民们生气，麦客往年来收割麦子要的价格那么高，此时想到了到农户家里讨饭，没门。于是多数农户对麦客心怀不满，直接扔下一句话：“讨吃的没有，请到别的地界去讨。”

再往后，每年到了收割麦子时，几乎看不到有进村的麦客了。家乡人说，包产到户了，各地的麦客都富裕了，人家谁还来咱们这里割麦子挣钱呀。壮劳力全都进城务工挣大钱去啦，就连他们自己田里的麦子，都想着请麦客收割啦。

## 征稿启事

未名园接受长期投稿，校园感悟、行旅感恩、生活随笔、连载小说……一叶一菩提，一笔一世界。

要求：字数在800以上（诗歌字数随意），主题不限，体裁自拟。一经利用，稿酬从优。

注：① 来稿要求原创 ② 来稿注明要投稿的报纸版面+题目（例如：同乡会+故乡的月亮）。③ 来稿注明个人信息：姓名、地址（寝室的话具体到楼栋号和寝室门牌号）、邮编、电话、邮箱。④ 稿件文字请勿放在附件中，在邮件视图下呈现即可。

来稿请寄：ourhudongban@sina.com

父亲年近八旬，却依然守着土地耕犁不辍。在他的眼里，麦子是世界上最金贵的东西。只有家里围满了麦子，一家人有足够的口粮，他才能心有所安。

深秋时节，父亲把土地摆弄得松软平整，像一张绵软舒适的大床。籽粒饱满的种子播下去，过不了多久，嫩绿的芽儿破土而出，收获的希望就在父亲心中升腾而起。

麦芽渐渐壮实起来，寒冷却接踵而来。在严寒的威逼下，麦苗只好停止生长。整个冬天，麦苗看起来都萎靡不振、接近枯萎。地里没有农活可忙，有暖阳的午后，父亲喜欢坐在地头“吧嗒吧嗒”抽旱烟。他知道，心爱的麦子正在养精蓄锐，蓄势待发。

第一缕春风拂过大地，麦子就敏锐地捕捉到了春来的信息。它们揉揉惺惺的睡眼，动动禁锢了一个季节的筋骨，然后卯足了劲儿开始拔节生长。父亲沉寂了整个冬季的心，也跟着麦子活泛起来，他有条不紊地为麦子施肥、除草、浇灌……此时的父亲像一个骄傲的将军，绿浪翻滚的麦子就是他的千军万马。

布谷鸟响亮有节奏的啼声，让麦子滋生出别样的情愫，在五月明媚的阳光里，它们迅速恋爱、繁殖、开花、结籽。麦粒日渐圆润饱满，麦子稚嫩的青色日渐褪去，它们披上了金黄色的礼服，华丽而高贵。一向沉稳内敛的父亲，此时的情绪变得兴奋而焦虑：他忙不迭地准备收获麦子要用的农具，把镰刀磨得霍霍作响；他天天往麦地里跑，计算着开镰收割的日期；他忐忑着老天是否会眷顾他和麦子，让麦粒顺利归仓……

六月炙热干燥的阳光，炙烤着一派丰收景象的田野。麦粒成熟了，叶子和秆却失去水分，憔悴到了极致，像是为孩子耗尽了生命的母亲。要开镰了，麦子终于迎来了自己盛大的节日。父亲举起镰刀，麦子心甘情愿地在他手里齐刷刷倒下。父亲和麦子，像一对知心老友，无需多言，却心领神会。

父亲娴熟地把麦子装车运回卖场，翻晒、碾场、扬场……麦秆和碾碎的麦秸，在夏日的风里分道扬镳。堆成堆的麦粒，便是父亲想要的结果。父亲把麦粒晾干后，装袋运回家储藏。父亲为麦子牵挂了秋冬春夏四个季节的心，终于安稳踏实起来。

就这样，父亲乐此不疲地和麦子演绎着一场又一场播种和收获。父亲辛勤劳作，换来了全家衣食无忧。孩子们在麦子的滋养里长大成人，并成功逃离了与麦子的辛苦相守。父亲在与麦子的厮守中，无可奈何地日渐老去。

父亲固执地守着麦子，是无法割舍，也是在等待孩子们倦鸟归林歇息片刻。父亲是麦田守望者，他在守望收获，也是在守望亲情！

## 守望麦田的父亲

李子平